

韬奋新闻工作文集

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孙沉实
连擎起书而读去——这是大家
努力不足的读书途径。
至于连往是大家应有的权利，
也是大家所应拿自己应拿的
主义。

故故作

大家者以读者

韬奋

一九三二年上海

韬 奋 新 闻 工 作 文 集

穆 欣 编

新 华 出 版 社

韬奋新闻工作文集

穆 欣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插页3张 282,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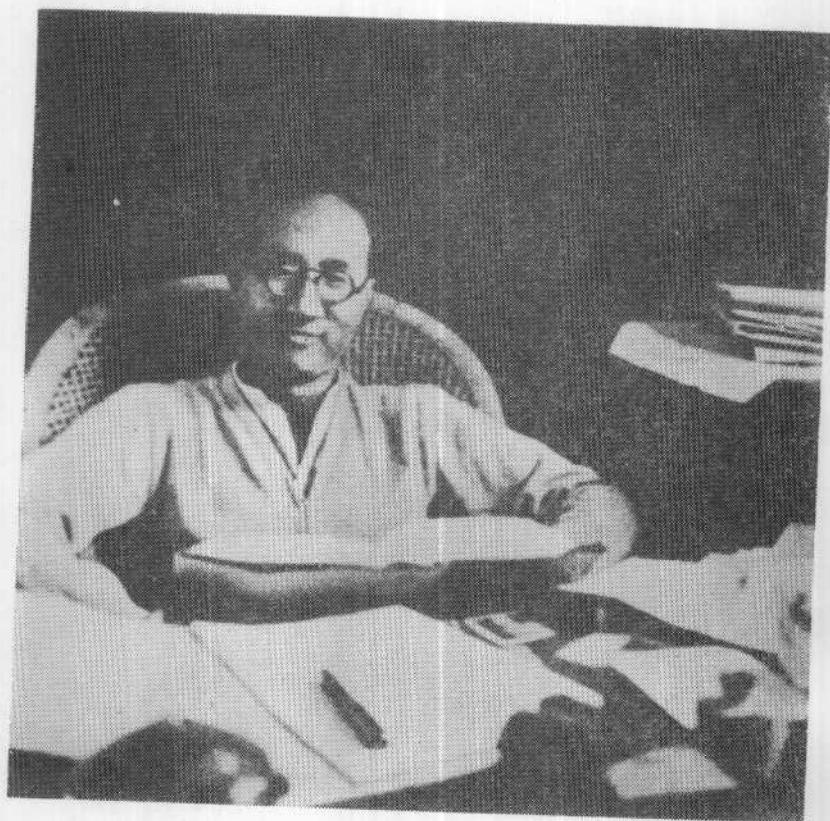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350册

统一书号：7203·096 定价：1.95元



穆 壴



在法院看守所中阅读和写作
(一九三七年四月·苏州)

目 录

序 穆 欣 (1)

专 论

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创刊词)	(17)
《大众生活》与救亡运动	(21)
国事紧张中的言论自由	(24)
附录：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	(26)
大报和小报	(28)
艰苦奋斗(《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创刊词)	(30)
不是创刊词	(32)
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	(38)
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	(40)
《全民抗战》的使命	(43)
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	(46)
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	(48)
国难中的言论界责任	(51)
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	(53)
造谣与辟谣	(58)
领导与反映	(61)
《大众生活》复刊辞	(63)

关于《生活》周刊的论述

本刊与民众	(67)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69)
《生活》五周纪念特刊预告	(72)
我们的立场	(76)
关于勒令停刊的传闻	(78)

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	(81)
我们最近的趋向	(84)
与读者诸君告别	(86)

关于《生活日报》的论述

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	(91)
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	(95)
艰难缔造中的《生活日报》	(98)
《生活日报》与《生活》周刊	(100)
再谈《生活日报》与《生活》周刊	(103)
《生活日报》创刊词	(105)
编者的话	(107)
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	(111)
《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	(117)
附录：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草案	(124)
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	(129)

评 论

日本新闻界的惊人业绩	(137)
操纵于资产集团的巴黎报界	(140)
再谈巴黎报界	(144)
世界新闻事业的一个中心	(147)
英报背景和对华态度	(151)
谈《泰晤士报》	(155)
《曼彻斯特导报》的创造者	(159)
纸上自由	(163)
德国新闻业的今昔	(166)
《真理报》的最新设备	(174)
言论自由的问题	(177)
杂志国	(180)

美国的新闻事业	(188)
“公敌第一号”.....	(196)
听众六千万人的无线电牧师	(204)
评《最新实验新闻学》	(212)
猫捉老鼠的新闻记者	(215)
迷	(217)
可以不必做的文章	(219)
读《中国报学史》	(222)
请问《申报》	(224)
读《远生遗著》	(225)
中国看报人民的数量	(229)
《江声报》经理刘煜生被枪决案	(231)
新闻记者	(233)
欢迎杜重远先生出狱	(235)
纪念戈公振先生	(237)
悼王永德先生	(240)
纪念王永德先生	(242)
同道相知	(246)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248)
访问美国记者谈话记	(250)
悼钱亦石先生	(253)
欢迎战地记者徐州归来	(254)
外国女记者心目中的中国兵士	(256)
斯特朗临别晤谈记	(258)
震动寰宇的民族战士	(260)

回 顾

在《生活》周刊的经历	(265)
一年的练习	(265)
聚精会神的工作	(267)

一个小小的过街楼	(270)
转变	(272)
几个原则	(274)
社会的信用	(276)
立场和主张	(279)
在香港的经历	(282)
波动	(282)
平民窟里的报馆	(284)
惨淡经营之后	(287)
一个难关	(290)
新闻检查	(292)
一个有利的特点	(294)
种种尴尬	(296)
一只大笨牛	(299)
一封诚恳慰问的信	(301)
对“审查老爷”的斗争	(305)
审查与讲理	(305)
老爷们高兴怎么办	(307)
上山拜访审查老爷	(309)
一大堆废话的激辩	(312)
老爷与老百姓不平等论	(314)
审查老爷对文艺的贡献	(316)
审查老爷对文艺又有贡献	(319)
审查老爷对社会科学也有贡献	(321)
审查老爷和舆论	(323)
进一步的认识	(326)
附录	
杰出的新闻战士邹韬奋	穆欣 (331)

序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新闻战士，著名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逝世四十周年。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韬奋新闻工作文集》，供新闻工作者研究参考。笔者不揣疏漏，欣然接受了这本书的编选任务。当全书编选工作已告完成的时候，想在这里就韬奋对于新闻工作的主张和实践，谈点粗浅的看法。

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岁月里，韬奋作为一个诚实的爱国者而开始了他的斗争。他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发现了真理，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此他就一往直前，毫不动摇地奋斗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寻求光明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影响下摆脱贫出来，向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典型。

他的毕生革命经历，决定了他对新闻工作的革命观点。他在新闻工作实践中，继承了我国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吸取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较早地树立了为人民办报的思想。韬奋在思想上转向集体主义以后，所办报刊始终贯穿着这条红线，一直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

声，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这种观点也越来越加明确。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生活》周刊是谁的一文中开宗明义：“《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这样看来，《生活》周刊究竟是社会的。”三十年代创办《生活日报》的时候，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并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重申：“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本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进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一九四一年一月，他为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写的《领导与反映》一文中，再次阐明了这一基本观点。其云：

舆论机关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这两方面要融会贯通，打成一片的。一个报纸对社会能引起领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

一个新闻工作者想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办报，使自己的报刊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在毫无言论自由可言的黑暗时代，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不仅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且要准备随时付出代价，经受考验。在这一点上，韬奋堪称楷模。他的斗争经历证明，他是最经得住考验的。一九二八年。在他接办《生活》周刊不久，也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针对外界与日俱增的压力，韬奋就曾怀着极大的愤慨，在《生活》第四

卷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的短文。文章斩钉截铁地说：“区区既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能屈。”终其一生，为真理而战斗，始终坚持原则。前后二十年间，他面对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暴，从来没有向暴力屈服过，在敌人的利诱、迫害面前始终表现出一副硬骨头，《生活》被禁，再出《新生》，《新生》被迫停刊，又出《大众生活》，《大众生活》遭到厄运，再创办《永生》，《永生》被封，又创办了《生活日报》、《生活日报周刊》和《生活星期刊》。敌人在查封刊物的同时，把他关进监狱，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马上又出版了《抗战》、《抵抗》、《全民抗战》和香港版《大众生活》。他一直高擎着正义的旗帜，让真理的火炬熊熊燃烧。国民党当局以杀头相威胁，他以六次流亡相抗衡，“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人士的敬仰。

从这一立场出发，韬奋非常重视报刊的言论。他曾向人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言论，“尾”指答复读者来信。他在创办《生活日报》的时候说，报纸应有广博的言论，“每天除了正确精辟的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彩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这类文字要注意短小精悍，通俗，切合于当前大家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有公式化的言论文章。”他主编的所有刊物，每期都有他所写的论文，诸如“社论”、“笔谈”、“短评”或“小言论”等等。自从接办《生活》周刊，“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都是我每周最

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栏的文字。”

他在报刊上写的评论，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当时人民群众所注意的各种问题。其中有重大的国家大事，也有细微的个人生活上的小纠纷。《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时期，他所写的许多政论文章十分出色，而且很精彩，敢讲一般报刊所不敢讲的话，能对苦闷中的青年读者给予适当的有益的指导。他不象有些作者那样，写文章、发议论，总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作一点客观的说明或解释就算完事；他总是把自己整个的人格、精神、感情倾注到文章里面。这些文章不仅随处显示出他的真知灼见，而且也包含着他那富有正义感的人格。他言行一致，忠诚老实，不尚空谈。惟其如此，才使他的文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牵动着千万读者的心。

韬奋的特殊功绩，在于能就平日常见的事情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并提到原则上作鞭辟入里的分析，从而帮助读者提高认识。他的经验证明了，越是抓住人们日常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并能起到唤起群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作用。

至于韬奋亲自要抓的一“尾”，就是在刊物设立答复读者来信的“信箱”。这是韬奋所办刊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他看来，“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在我国新闻史上，韬奋是最早重视跟读者群众建立联系的。

他把读者来信并不当作负担，而看作是自己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接近群众的手段；也把这种工作作为事业发展的基础，生活周刊社还把读者来信编成卡片，建立档案，保持经常联系，这对韬奋主持的报刊、书店的发展，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韬奋接办《生活》后，从第二卷起就建立“读者信箱”。早在一九三一年前后，《生活》每年收到来信就有三万余件；《大众生活》出版，最多时一个月曾收信一万多封。他差不多每天都用半天时间看这些信。他说：“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交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

重要来信，都在刊物“信箱”发表，公开答复。对于不能发表而“有直接答复的必要”的来信，都用全副精力给予答复。不仅做到有问必答，且都写得整整齐齐。随着来信的增加，韬奋一个人答复不了，逐渐增加了处理来信人员，但是每封复信他都要审阅签章。他对答复读者来信的事，不仅形式上十分注重，而且在内容上认真负责。他说：“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们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们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事实确是这样，他对读者的回信，其同情之深厚，关切之周到，谋划之细致，至今读起来还是令人感动的。

他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许多青年读者，把不便或不愿意告诉父母的事情，都写信来向他请教。有次他写了三千多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多疑的青年，

玉成了一对小儿女的婚事，夫妻俩来信说，把《生活》作为他们家庭的永远读物。韬奋所办刊物读者订户中，有互相推荐介绍的，还有父子传代的。尽管有国民党的压制迫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销数达十五万份到二十万份，当时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期刊销数的空前纪录。由于“生活”书刊的进步内容和“生活”同事“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的服务作风，许多青年都把生活书店当成自己的“家”，它的任何一个分店都挤满热心的读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赶着开门、晚间难于关门。”

一个刊物要想获得读者的喜爱，就得富有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在总结主办《生活》周刊经验的时候，韬奋曾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从编进本书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以后他在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时，也曾一再提到报纸要有自己特色的重要。他见欧美所有风行的报纸，无不具有独创的特色。他说英国的报纸“第一可注意的是各报有各报的特点，极少雷同”。谈到法国的晚报巴黎《时报》销路虽小但有影响时说：“可见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路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

对于一个刊物来说，创造精神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韬奋回顾自己所办的几个刊物时说：“《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姐妹刊《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们的特殊时代的需要，都各有它们的特点。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粮食，当然也不应该重复。”韬奋又说：“真有

生命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他所办的刊物总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读者。韬奋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对形式上的不断革新也很注意：“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风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他所编的刊物，不论变换什么名字，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是韬奋编的。“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他所主编的刊物，总在不断的革新，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与众不同的特色。

要做到这点，自然得吃苦头，动脑筋。韬奋一向反对墨守成规的懒汉思想，提倡独立思考问题，“不苟同，不盲从”。他不但不觉得苦，而是时刻感到这样作的乐趣和好处：“没有前例可援，没有榜样可仿，也有特别的益处，这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

韬奋认为，能否不断地提高报刊的质量，也是一个报刊成败的关键。为此就得抓紧选题、组稿工作，把最好的文章拿给读者。他说，刊物内容应当力求精彩，“贵精而不在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好处，每篇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他还要求发表的文章通俗易懂，“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

他对文稿的选择，向来严格，不讲情面，不顾恩怨，凡不符合要求的，不管是谁写的，都不予迁就。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就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的，或是幼后辈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

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有什么叫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得《生活》的信誉越来越高，刊物内容也越来越精彩。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作法，也得罪了不少的人。不仅引起某些作者的不理解、不合作，甚至招致有些人的诬蔑和攻击。面对这种情况，韬奋尽力加以解释，在原则上决不让步。他坚决地表示：“我既不忍以我所爱护的《生活》为敷衍情面的牺牲品，只得听人诬蔑，诬蔑者果有大效，至多使《生活》‘疾终正寝’罢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若我以《生活》篇幅敷衍情面，则《生活》不难成为上海人所谓‘垃圾马车’，虽生犹死，不如‘疾终正寝’来得爽快。”每逢遇到这样的事，他就严格遵循自己的格言：“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

对于准备发表的文稿，都要认真地修改。作为主编，他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他所不懂或为他们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发排。和他同编刊物、长期共事的柳湜说：“韬奋从来没有把特约稿，看作是定稿；从作家取来的稿子不经研究就付排的事，从未有过。”而在付排以前，所有文章必在编辑部作文字加工：“一篇文章全段、整行、整句删去的事是常有的，完全改写或大大删节的事也有。最麻烦的是将长句子变为短句子，删去用得不恰当的形容词。至于改正笔误，校正引文、数目字和标点符号，则无不要求精细入微，是从来不放松一点的。”就连补白材料，他都不会轻轻放过。有时遇到时局变化，需要发表别的文章，或者新来一篇精彩的稿子，他会乐得“好象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纵然这期刊物已经发排，还是不惜抽去一些稿子换上新稿，宁肯花费双份排版费，也在所不惜。对于只是为了保持每期固定的页数而随便拼凑稿子，不顾质量的那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行为，韬奋是坚决反